

春花夕拾

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湖南乡村环境中的民居，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朴素的家。没有粉饰，没有雕琢，是的，他就是从这里走出的一个乡村伢子，由此开始了他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强盛、为人民谋幸福的叱咤风云的一生。

## 我的“朝圣”之旅

■ 朱钦芦

我喜欢了解历史，无论是古代史、近代史还是现代史。不同的是，因为现代史离我们最近，与今关联最多，所以在喜欢前面还得加上一个“最”字。在现代史中，革命史又是我关注的重点，因为我觉得这段历史最丰富、最精彩，和我们今天的发展方向有连续性、一致性。

我了解历史主要是读书，但是书读得越多，就越想去那些在革命史和党史中有重要地位的地方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走走，实地看看。我把自己的这类旅行称为“朝圣之旅”：瞻仰圣地，缅怀伟人和先烈。屈指算算，我已经去过不少地方：北大红楼、井冈山、遵义会议会址、延安、西柏坡，还有革命遗迹娄山关、泸定桥、两河口会议旧址、卓克基官寨、腊子口、哈达铺、西安事变旧址、卢沟桥、新四军总部驻地、军调处中共北平驻地、南京梅园新村……但是，我尚不满足这个足迹清单，毕竟还有很多空白没有填写呢，例如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瑞金……对了，还有一个我心心念念了很久的地方——韶山和毛主席青年时代在长沙活动的场所！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遂下定决心，说走就走。四月的一天，我来到了长沙，并立即报了韶山一日游。翌日一早，踏上旅游车，便感觉离圣地又近了一步。导游娓娓讲述有关韶山的故事：韶山这名字和韶乐的关系，毛主席一家6位烈士的事迹，毛主席两次回家乡的情节。这些内容我大抵都知道，但是在毛主席的家乡由他的家乡人来讲诉，似乎这些故事更多了一份乡情。不过，当她讲到种种神奇的现象，把毛主席往神的形象上塑造时，我就有些不以为然了。毛主席是天才，但他也是人。只有在一个认识的基础上，你才会更好地理解他作为一个人的情感个性，作为一个个人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压力，从而真正地体悟到他的崇高和伟大。

我们在雨中到了毛主席铜像广场。来自天南海北、互不相识的一车散客二话不说，各自掏出钱来订了个大花篮，并认认真真地在红布条上写上各自的名字，然后排队排队，把花篮送到了毛主席铜像前，虔诚地向他的塑像三鞠躬。此前，导游做了件深得众心的事：赠了我们一人一枚毛主席头像像章。我和大家一样，立即把像章别在了胸前，并戴着它直到离开湖南。

当然，韶山冲这个小村庄是这个行程的高潮。当我们钻过一个百多米长的山洞，下了一个小坡，沿着水田间的小路走了几分钟，

发现前面人怎么不走了，拐过弯才发现，大家都在路上拍照呢。顺着他们手机对着的方向，隔着个水塘便是几间普通的湖南乡村民居。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毛主席故居啊！

此前我一直以为，毛主席故居也会和我参观过的几处名人故居一样，是在一个经过打造的花木繁茂、景色优美的公园环境里。从故居前的围挡可以看出，这里正在整修，参观者不能近前。我只能站在田间小路边，隔着水塘，撑着雨伞，在人群中请人匆匆拍下了两张照片。虽然有些遗憾，但是我满意的是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湖南乡村环境中的民居，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朴素的家。没有粉饰，没有雕琢，我相信这符合他老人家一贯的意愿和作风。是的，他就是从这里走出的一个乡村伢子，由此开始了他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强盛、为人民谋幸福的叱咤风云的一生。随后，又去了离此几里地的滴水洞。灰砖灰瓦的三排平房，陈设极其简单，比想象中的更朴素。

转天雨霁，独自来到了橘子洲。这里实际上是湘江中的一个河心岛，南北长6公里，东西最宽处140米。河水在岛的南端被橘子洲分开，更显江宽流急。引颈眺望，东面是长沙市区的一栋栋如林高楼，西面则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当年，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喜欢来这里“到中流击水”。那时只有渡船，但是现在不仅有了大桥，还有了从河底穿越湘江的地铁，在橘子洲就设有一站，方便极了。岛上树木葱茏，绿草芳菲，大片橘子和柚子花正值初放，香气沁人。一群小姑娘拉着七彩的肥皂泡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嬉戏。不远处，有原美孚石油公司的小楼、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居所，以及官僚的别墅遗址，它们是一个旧世界的象征。时年32岁的毛泽东就在这里面对着“三座大山”主宰的旧世界，振聋发聩地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问。橘子洲因了他的这首《沁园春·长沙》而名满天下，而湖南人民也把这里作为最佳之所安放了他的巨大的雕像。雕像的底座是座山岗的造型，其上矗立着青年毛泽东的头像。他目光深远地凝视着前方，透着一股大智慧、大抱负。寒风吹拂着他的长发，更凸显出其英姿勃勃、搏击风云的坚毅。无数游人在雕像前留影，还有举着团旗党旗的青年队伍在这里宣誓。是的，他的青春形象最值得赞美，他的壮丽人生最值得仿效，他的宽广胸怀最值得崇敬，他的崇高事业最值得追随。

从橘子洲再乘地铁，就来到了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是



绿树丛中

徐建军摄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碑刻的朱熹手书，有康熙、乾隆的匾额题字，但我特别有趣的是讲堂前悬挂的一块牌匾。这块牌匾是一个普通教书人用隶书书写的出自《汉书》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1916年到1919年间，毛泽东三次寓居书院的半学斋，从住室推窗就可看到牌匾上的这四个大字。可以想见，这四个字于他的印象有多深。他能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找到一条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子，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遵循了实事求是这样一个思想认识原则，并把实事求是确定为全党思想路线。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考察，提出了“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的重要论述。在书院里亲眼看到这块牌匾，联想到党的历史上一度次的跌宕起伏和力挽狂澜，不由得踟蹰良久，一番感叹。

离开长沙那天，网约车来接我。司机闲话中说他毛主席就读的是同一所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并问我去那里了吗？我回他说搜索显示太远，这次时间不够了。他说那是新校区，毛主席就读的老校区离你所住旅店几步路就走过去了。

心里那叫一个嗨！转念一想，没关系，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心灵舒坊

一个人手里所持的烛火越明亮、越盛大、越能照耀自己和他人，那么身前后后感念他、记住他的人就越多，甚至在他离开这个人世后，那精神如烛焰，仍不会熄灭，人们会长久地围拢在周围，继续吸取前行的力量。

## 生命流向永恒处

■ 李咏瑾

原本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周末，正在认真完成编辑老师的约稿，忽然旁边手机弹出叮的一声，一看，几乎瞪目，“袁隆平院士逝世。”几乎忘了原本接下来要写些什么，心绪如乱雨，再刷了几下网络，紧接着看见一溜烟辟谣，说袁院士去世消息不实。那就好，勉强稳定心神继续手上的功夫，但感觉思绪已被窗外的疾风所打乱。中午吃饭的时候，端起那碗沉甸甸的白米饭尤其觉得唏嘘。

饭后继续创作，应该来说，我是一个心智坚韧且敬业的人，哪怕在余震里，在手术前夕的病床上都忘码字，甚至我觉得码字会让人忘了病痛、对人们的心灵是极大的慰藉和保护。结果1点过，手机又“叮”，我盯着手机看了几分钟，这回是真的写不下去了，袁院士真的去世了。

人们发自肺腑的悲伤，往来自自最近之人的生老病死，而远山和远川处，他人的悲伤再揪心裂肺，我们如何同情也很难感同身受，但是袁院士离开消息真真切切地让我感到悲伤，看到他的灵车路过长沙的街头，大雨中路边自发送行的许许多多群众高呼“一路走好”，听见录制这个视频的记者忍不住大放悲声；后面又看到袁老的灵车抵达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只是为了让他的在天之灵最后再看一次杂交稻，可他的在天之灵又怎么会真的舍得离开这片热爱了一辈子的稻田呢？

一念及此，心窝一阵闷疼。晚上再看到新华网做了一张纪念海报，金黄的稻田里只伸出一只抓着草帽的手向我们远远打着招呼：“记得好好吃饭！”这一定是他在天上对我们最后的叮嘱，一想到这里，我咽了咽呛进喉咙里的眼泪，真希望自己此刻身在长沙，能为他献上一束青绿的稻秧。

这些年，我身边也有多位受人尊崇的师友离世，此刻不想则已，一联想到这种“失去感”，就让我非常难过。微信上有一种不成文的礼仪，师友离去，缅怀伤心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往往会选择删掉他的微信号，就好像把鲜花置于绿叶折成的小船，再将其置于水中，注视着它缓缓随水而去，最终没于水中一样，是一场充满感情的精神意义上的告别。

但我总也做不到，比如我好几次准备删掉一位老师，但看到微信上他骤然离世的那天下午，还在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行走，充满着爱惜地注视着那里的一草一木，准备用手中的笔将此处的前世今生好好保留下来。我就会因为他有这样的生之眷恋而不知死亡将近感到特别难过，看到他的微信永远停留在那一天，永远定格于那条老街，以后的茫茫时空一片空白，仿佛我们活着的人已经往前走了好远好远，突然一回头，他还站在原处，成为远方茫茫雪地中的一个黑点，我就忍不住长叹，觉得特别难受。

这些年，年岁渐长，可我还旧堪不破这个世间的生与死，不但没能更好地容纳这个世间的悲伤，仿佛更有意无意地逃避

可能遇到的惨痛，朋友发给我的讣闻，我常常不知如何回复；闻说影院里有非常催泪的大片，我一定不会去看。不是冷血，而是我的共情能力实在让人心神俱疲地太强，别人悲伤十分，我往往会悲伤到十二分，多出来的那两分，特别挖心挠肺，多年以后，心里那些新新旧旧的伤口一摞，仍会渗出血珠。

其实，我选修过一点心理学的皮毛，明白人心中最容易愈合不过。一个人施加于旁人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就像你持烛照人，得是离你最近的人才能感染到那光芒。所以你病、你疼、乃至你离开人世，只有你的至亲至近之人会为你摧折心肝；你感觉开心、温暖、胃口好想多吃一碗饭，这也是你至亲至近之人才能分享到的喜悦。所以我看那些新闻，孤独的老人渐渐由邻里看护赡养，感念每日里的热粥热饭，故离世之前决定以全副家产相赠，不再考虑终年在外忙碌而难得一见的子女。

这我是相信的。因为此刻能够和他生命中那小小的火焰相映照的，就是和他天天见得着面、握得着手、给他端上一碗热饭、杯子里的热茶没有再给他续上一点的好心人，而不是千山万水外的血亲——千山万水实在太远、太寒冷、太不可捉摸的渺茫了，有时我们生命的烛火实在太过微弱，照耀不到，也就对原本的亲人没有要求、不作他想了。

闻说世上最后的告别有三种，我觉得挺有道理，一是我们呼吸停止的那刻，这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与这个世界的告别；二是人们把我们下葬的那刻，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与以往社会关系的告别；三是我们被所有人忘怀的那刻，这下，流沙抹去，世上真的没有我们的痕迹了。大多数人往往消逝于前两种告别，所以千载而下，渊明和鲁迅同样感叹“向来相送，各还其家”，并认为这是一种世间恒常。而第三种情况中，最令人欣慰的莫过于多年以后，有那么一两个曾爱过你的人，在某个特殊的日子想起你来，眼角不由得涌起一两朵泪花，仍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这已经算是普通人能得到的很令人唏嘘的深厚情谊了。

而人生命的长度，其实包括我们生前的作为和身后人们对我们的惦念。那怎样让我们能够更长久地被他人所记得、更长久地存于这世间？我相信，一个人手里所持的烛火越明亮、越盛大、越能照耀自己和他人，那么身前后后感念他、记住他的人就越多，甚至在他离开这个人世后，那精神如烛焰，仍不会熄灭，人们会长久地围拢在周围，继续吸取前行的力量，甚至向其投入更多的燃料，让它越加明亮，然后自己再甘愿成为这薪火的传递者。这就是生命流向永恒处。

就像袁隆平院士，虽然我有幸和他处于同一时空中，却遗憾素未谋面，但是我每一天端起的每一碗米饭，都是在受着他的恩惠。推而广之，人只要食三餐，碗里只要有米饭，谁又会忘记他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老其实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已经如春风细雨，化于天地间。

春花秋月

坐落在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在深山，人在深山，千百年来，山民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聆听的是阵阵竹风，呼吸的是甜甜空气。泉水淙淙，流着平常的韵律；翠竹青青，押着平常的韵脚；鸡鸣狗吠，唱着平常的歌谣；鸟语花香，弹拨平常的宫商角徵羽。

## 神山村的那个石碓

■ 刘诚龙

久有凌云志，再上井冈山。

20年前，我朝圣过井冈山，那是一个秋天。此次再来，是在初夏，初夏里的井冈山，依然还看到乡亲们的灶屋里，条条簇簇，挂着柴火腊肉，那是一道岁月留香的绝味，闻一闻便香透五脏六腑。

这次，我到的是神山村。神山村群山环抱，翠竹绕村庄，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潺潺缓缓，叮叮当当，树木扶疏，清泉流淌，还真像是我老家的情景再现。“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20年前，我来井冈山的时候，苍山如海，翠竹如涛，很多老乡住的还是竹楼与茅檐，那次，我没来神山村，我想，万山丛中的神山村，也是茅檐低小的吧。现在不一样了，虽然不是高楼华堂，却已然到处莺歌燕舞，旧貌焕新颜，神山村的老乡，不再红米饭、南瓜汤，而是鸡鸭鱼，野菜当保健汤。在灶屋上的腊肉，不是青黄不接时候的救济，而是让生活时时出味的牙祭。

我在一位老乡家的偏厦里，看到一只柴火灶，上方挂着一串串腊肉，被柴火熏得黑亮黑亮。

在这位老乡的堂屋里，还摆放着一只炕桌。炕桌很旧，也很小，四周已被磨得滑亮水光，这是一只平常的四方桌，主人家用过很多年，没有任何铺金雕银，只有深嵌的日痕月迹，桌上盖着一块厚塑料，掀开塑料，木桌坑坑洼洼，有很多划痕。

所有的一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错，江西南部一家亲，湖南人到江西，逢人喊老表，男的叫表哥，哥的叫表叔，女的叫表妹，叫表婶。当年，毛泽东也是这么喊江西老表的。500多年前，江西先辈带儿带女，百里千里，迁徙三湘，江西与湖南，便这样成了血脉相连的亲戚。而在神山村，我却没想到，这里是反迁徙，不是江西老表迁移湖南，而是湖南先人迁徙江西。神山村的村民，99%都是从湖南过来的。

一声江西老表，热泪落君前。这不就是我们坪上吗？同行的，有个坪上小妹，她到这里也没有陌生感，认定这里有她熟悉的气息，不觉得这里是异乡，而是故乡。

在神山村，我听说了一个故事。80多年前，烽火岁月，戎马倥偬，毛泽东来到神山村，到一个老农家里，与之拉起了家常，嘘寒问暖，闲谈桑麻。毛泽东听到神山村这位村民，也是一口湖南话，便问他哪里人，老农民告诉他，是湘乡人。毛泽东便紧握其手：老乡好啊。我没有追问后来的事，只是暗自猜想，毛泽东到老乡家做客，老乡一定会炒一盘香气溢满胸间的辣椒炒腊肉招待他吧。

习近平总书记也来过这里。神山村有个石碓，就在一位农民的家门口，圆圆的，灰灰的。已在那多少年，没人知道。从前当是一块青色料石，乡亲们将其外琢里雕，雕琢成了一副石碓，日久天长，岁月给石碓镀了颜色，镀上了沧桑。

就是这个石碓，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神山村的时候，还与山民一起用它舂过糍粑。

见到石碓，我好生亲切，见到石碓舂糍

粑，更甚。小时候，新年脚步噔噔从大地走来，舂糍粑便是少不了的旧节目。白花花的上好糯米，蒸在木笼里，热气撩屋堂，清香入肺腑，母亲掀开盖子，把手伸进蒸笼里，细细一捏，一捏便黏，黏一声起锅，便用脸盆挖一盆糯米，倒入石碓里，我们便争相操耙柱，嗨嗨嗨嗨，嗦啰喂喂，舂起糍粑来。

在我心里，石碓不只是过年的节目，还是时时可以舂出的好生活。

神山村的这个石碓，如今依然摆在这个农民的家门口，逢年过节，还舂糍粑。

坐落在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在深山，人在深山，千百年来，山民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聆听的是阵阵竹风，呼吸的是甜甜空气。泉水淙淙，流着平常的韵律；翠竹青青，押着平常的韵脚；鸡鸣狗吠，唱着平常的歌谣；鸟语花香，弹拨平常的宫商角徵羽。

居于深山林里的神山村，时不时有远方的亲人，脚步铿锵，踏上这方土地。我爬过一道山坡，一位表嫂正站在自家门口蒸米粑，热气如白雾萦绕着。是嘴馋吧，我问可否吃一个，多少钱？表嫂掀开蒸笼，里面很多米粑，大小如鸡蛋，滚热滚热的，大嫂说：尝吧，尝尝没事。我便不客气，伸手从笼里抓了一个，放入口中，好糯，好香。

我猜想，这米粑肯定有伟人也尝过，不过，大人物与小人物，在山民面前都是一样的，井冈山老乡，或与所有地方一样，都行进在时代潮流中，而在时代大潮中，表嫂保持着那份山民的淳朴，这，就是初心未改吧。